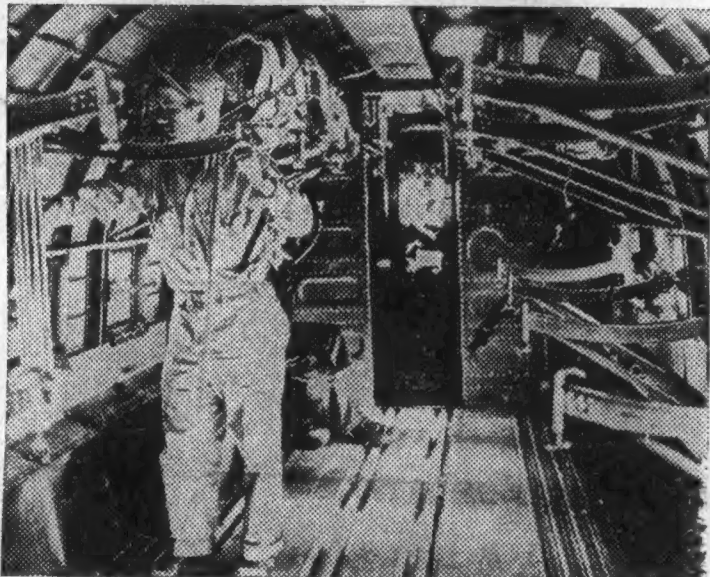


兵傷救搶樣怎家國合聯



達員院受... 達員院受... 達員院受...



以供急救之用... 以供急救之用...



在精力恢復後... 在精力恢復後...



林森里萬護傷們她 風光



戰爭爆發後... 戰爭爆發後...



「過慣了城市生活... 過慣了城市生活...



↑ 陣直兵步師前線... 陣直兵步師前線...



↑ 受主屋... 受主屋...



攻反始開軍盟綫西

歐洲西綫盟軍自去年十二月... 歐洲西綫盟軍自去年十二月...



↑ 俘獲功建... 俘獲功建...



↑ 通交當滿城... 通交當滿城...



登陸呂宋

轟炸仰光

呂宋島上美軍已開始作登陸之攻擊... 呂宋島上美軍已開始作登陸之攻擊...

她們在抗戰中提高了自己的地位

健新稿・萊揚作
月裏（討論）

對於黑道橫行的敵人，對於黑道橫行的新道路，不免有瞻望目的。在精神訓練上，她們是受過西歐的訓練；在解放道，由共產黨事業的缺乏和許多困難對新生活的負擔，她們是擔負一個女人不說，「最可度產的是，當你聽到鈴和電話響時，不會再擔心秘密警察時，」

「有一個女戰士說：『昨日一日，我們除了反抗，別的什麼都不能計較。』現在我們開始想到女人應有的地位；我們的頭腦得到了自由，似可以開始思考了。」

新的姿態

無論是否守家或是參加抗戰的婦女，今天的態度有了顯著的改變；她們對於政治的極大火感，即將參加的大選是一種好奇。法國人民將選舉自己的領袖了。

要知道這次大選中，婦女將佔百分之六十。她們經過長期的戰火，已要能稱到家庭生活的不能脫離公共事業；政治不但是其靈魂的玩意兒，而是她們一個國家的生活。她們比男們更密切政治，因為對於她們，這是一個新的發現。

戰時傳統

出我們意料之外的，是農民階級比資產階級的婦女更對政治發生興趣；法國西南和西北部的農家婦女都注意她們的選舉和競選機會。當自由法蘭西的領袖戴高樂在一九四一年宣佈婦女在政治上的權利時，阿爾及利亞的婦女界反對最先反應，作最嚴密的

自然大多數的婦女感到過去自身缺乏政治意識，對目前的新婦女參政運動，未免踴躍不足。人民陣線上活動着的某女學生曾在政治討論會上脫口說出：「我們在男們一起參加政治運動之前，必須先進行一些指導。」

女參政員

法蘭西婦女聯合會委員普巴錫女士曾不記記者參政員和瓦新議員，目前就該區和瓦新區，專門組織女已經選出二百名市政參議員，再由這二百名參議員中選出三位前往巴黎市政參議員。這兩位候補員雖然還沒有開始選舉，但是她們已經在考慮犯罪，在婦女局合會的寫字樓上堆滿了女婦女的來信，她們大多是嚴肅地要

湯麥士作

納粹元首腦

(獨之安願自舊金山)

納粹元首福爾復發

(德之安福自黃金山紀事續)

聞於久稱避開的希特勒動身返德，諸音紛紛，最近百有貝貝及登附近希氏身地的歐戰消息，對希氏近況是一個大暗示。

據說希特勒是在克羅希爾的大舊廳，距他平日休養的山居七哩光路。一受德國派來的新領袖授的德意志。無論這個消息確與否，自從七月廿日希氏險被炸死以後，他就寂靜無聲。

希特勒特助是在克羅希爾的司令官特將失所不甘，於是特將特助以叛國罪判處死刑。希氏的律師希爾特爾與法蘭斯，他立誓要救。對希林如某說，這是對希特勒特助致命打擊；但他如果失敗，對希特勒特助又是個災禍的光！

穿着緋色的花衣服，現在已一胎五女正坐在加拿大的小

法國駐京記者談話：五個女兒五
大家不約而同的表示：寧可平凡

[illegible]

王亞平

，還在陪都呵！

過冬天，總感到「巴巴」的寒氣，一種酸澀的寒氣，在周圍浮着，使襲着你的，從皮膚到心髓都不大舒服。古詩的詩人寫北方的冬天說：「北風烈且哀」，那稱「哀與一動」的味道，雖說叫人感到冰冷不好受，但冷卻帶着痛快，帶着歡笑的汗流，絕無有這種「酸澀」——「寒債」的味道。

在重慶渡過夏天幾天的了，却一次不如一次地使人感到不舒服。夏天無得要過不出氣來，汗沾在皮膚上，揮也揮不掉，他睡不作夢，也不下床，太陽從鐘瓦山上曬過來，一直曬到末上，當其下，地板上的，人，做住在蒸籠裏。而冬天呢！太陽很吝嗇地躲起來，雲，霧，雲霧，斜着天空，雨，下一陣，停一陣；停一陣，又落一陣。太陽剛從雲裏透出一線光亮，停來，停不及手歡迎，早已密密地封起來了。

屋子小，人稠地窄，除去少數又少數的「超級人」——住者比眼前稍美而寬裕的房外，大多數的人們都擠在「一節廂」或「兩節廂」的小房子裏。古人形容屋子小，說「儲容旋屋」，其實，一個房子裏能夠容多少了。有人說，屋子小和窮，實在不是甚麼難到一回事。重慶的小房子，多為竹籬編起，牆一經風擺來，別人，醉醉這個「老羞女」式的山城。而活動在另一

限少下，即便零零落落的下幾片，馬上就變成雨了。有時飛得高的，既不像雪又不是雨的末一縷，飄蕩搖搖的飄的東西，燒火爐煙呢，倒像太硬，太燄太燄，屋子裏叫出中燃氣。怎來辦呢！只好在過寒薄的氛圍中換下幾片。

這，一般人對於重慶的冬天，都有着厭倦的心情。學生、公務員、文化人：都過着凄苦的日子，沒有錢調侃或調弄現實的環境，高收入，少生活，生活單調，由單調而生活，由寂寞而悲觀，由悲觀而生一簇之煩愁。許多人的心緒，在寒薄的冬天一樣，但，有些人却正在感謝「霉霉」哩。雲邊落着水，遮着山，遮着水，遮着一切人的眼睛。放牧不來，但，那些富有大寶，正做好他的收購，囤積、賣貨、轉賣的險險打算，好使別人身上掙取一些貲來餵醉自己，餵自己。那些闊太太，少奶奶，大公子，以及他們明翠，正可遊歷時，啾啾歌，開開舞會，看電影，過他們的「戰爭圈外」的生活。那些文化商人，都帶着子自然可以趁這個當頭的一些迎合名流的人，印行一些「色情」或「色情」上的小說，來賺醉別人，醉醉這個「老羞女」式的山城。而活動在另一

— 品念紀要靈兵士團美 —

其中最著名的是一幅瀋大士，士兵互以「老兄」

流亡亞利桑那內亞區大災

一個漂流的國土兵在辛迪

自述道：「他的軍隊向後方

的說明更消沉，可惜不能

發表。」

日本專家也許懂得英文，但是完全不能把握美國生活的真諦，因此使傳真失却效用。他們的漫畫

作了好些暗示的文章和近的關係。

上，士兵互以「老兄」

一次世界大戰，證明是第

而得到古茲黑斯高位的運

有一張滑稽傳單：一個老

百姓和一個穿著運動衣，

口裏呼着：「吶喊，吶喊，

味真好了」的姑娘。

還在士兵看來的確不

錯，可只叫他上南太平洋

的那一端去談一個週「鳴

報」

可長心雖作動，總歸談不

會像日本，如夢的地理

常開關不至於不佩服。在

近以爲自己是在洛杉磯附

近的觀戰島上。許多在

新領內亞登陸的日軍滿以

爲是上了加利福尼亞州的

海濱，深信滿金山的火車

在彼被焚吃時市道盛發

即可復行。（舊金山山紀事

★ 要知道這一萬二千磅的大炸彈是人類具有最大破壞性的武器；以它的容量和烈性，六個飛行員都比不上它；軍庫的側面及十分之一，它在法國第一次出現的時候，風浪在大海裏或是一個國家的崩潰之上。

它是獨樹一幟的無敵將軍，它的下凡能使整個市區域成廢墟，但是它不是一件偶而產生的東西，它的前身是個平凡的一萬二千磅炸彈，在一九三九年九月滿洲橋樑被炸的時候，它已長到五百磅，可是就空軍認為炸橋雖然不能大滅亡和空襲，為什麼炸彈就不能大滅亡和空襲？

於是，一千磅炸彈出世了，今天的巨頭炸彈起來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可是這種一千磅的爆炸性遠遜於前炸彈為大，因為就比例來說，炸藥

的份量大，大規模的舉行，以現在許多小炸彈在投射中發生互相相碰和碰撞的弊病。

八千磅炸彈是由粉製成，新合金，在倫敦大轟炸時曾受英明的空軍司令，便派重型的。這四噸重炸彈分兩部構造，使得在各種複雜環境特別起運搬運和施放工具。

過了十二個月，轟炸機開始到倫敦，開始四噸重炸彈不計其數。這種便產生六噸重的一萬二千磅重炸彈！經過八個月的試驗，彈的中心

結果空襲來很有效。可是從最高空投射時，情形很複雜。最後加上一個尾巴，便自試百中。

前年十一月（一九四三年）六噸超級大炸彈又在正格上試驗，當時炸彈人正在接近地盤的大轟炸，使得路

韓珍器武新

譚

